

# 桂花茶

平利 黎胜勇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说得更加确切一点，还在天天的黄昏，桂花就香了。

今秋以来，我习惯在散步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坐会儿，“且作画中人，纳凉晚风前。”我坐的地方，是离家不远处小石桥南边的河岸。这里，基本听不到村委会前广场上叫耳朵发麻的健身舞曲声音。河堤边，有两块太阳不怎么晒得着的大青石，平放着的一块，显小些，也低一些，坐上去，脱去凉鞋，赤脚放在浅草上，石头与腿关节持平，小腿在这样的高度上，刚好不吃力。把手机放在身后较高的一块石头上，播放点喜欢的老歌来听，用武汉话说，“蛮是那回事”。风不来时，就摇摇手中推销员常来派发的广告小扇。需要驱赶的，是偏好我这A型血味儿，一刻都不舍得放弃在皮肤暴露部位热烈亲吻我的小蚊虫宝贝们。

据地虽是一个路口，人来车往不少，但石头旁边，一棵树冠屋宇大的垂柳之柳荫，带给石头通体冰凉，也给地面带来不小的遮蔽。记得有一阵东来的风里，明明白白的夹杂着桂花的香味儿。没错，就是桂花香，这季节，刚过农历的七月半，蓦地想起，今年农历是润了个二月的，也是时候了。

据我多年的实际体验，桂花的香，要说能飘个十里八里不散的，一点都不夸张。作为绿化树，既开花又结籽，四季常青，还不多落叶，桂气盈盈，人人喜欢。

一种文化观念，其实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对事物的某种认知。比如因为方言和谐音“贵”，人们就认“桂”是“贵”了。东边一棵桂，西边一棵枣，或者北边一棵桂，东边一棵楠。再者，还有桂配海棠、桂配木芙蓉、水芙蓉、桂配紫薇的，还有搭配石榴树、柿树的。大体也都是出于这类寓意考虑。“早生贵子”“桂殿兰宫”“满堂富贵”“荣华富贵”等，反正都是吉祥话，有谁不爱听？

我们乡村里，民居的遗老还不少。过去因文物保护工作之便，我考究过那些宅院周边绿化树的布置，一般都有这样的一些意思直接摆在那儿。这是传统园艺学的一份匠心，也是很好理解的本民族文化最直接、最形象的解读传承载体。

在近年的美丽乡村建设中，老家的村道旁，河边、房前屋后，又栽了不少桂花树。我老家后院北边，围墙根里有一颗老桂树，树龄百五十余年了，开鸡蛋黄色的花。从我记事起，这树就枝繁如盖，叶茂似云，年年花盛，岁岁飘香，生生不息。

父亲生前讲过一个民国时期的故事：说他小时候，我们地方里常常闹朱二八、王三春等土匪。周边山岗上，建有多个躲土匪的石城寨子，也有小的私家寨。一次夜里，他逃之不及，就溜出后门爬上老桂花树，侥幸躲过一劫。

折几枝桂花，采下一把花儿，洗净锅，趁灶洞烧饭后的

余热，隔张纸皮，慢慢将桂花焙干，再放入青瓷坛子封好。冬天泡茶的时候，放一两朵干桂花，这茶，喝起来就有了不浓不淡的桂花香了。父亲还把采来的桂花，用装葡萄糖注射液的玻璃瓶装，用明矾水养起来。我偶尔好奇去摇摇瓶子，里面的桂花就活活欢欢地飘呀飘。到过年时候再看，桂花还一直是鲜艳的样子。用竹签夹出桂花来，清水里摆摆，洗净明矾味儿，再和茶一起泡上。茶里飘花香，好看，又好喝。

我家祖上，曾经有些产业的，还开有药铺。父亲说他从小也许是预备学医，会背不少中医的汤头歌诀，懂得药性、药理。但到后来，家道式微，才考了不需要花学费的师范学堂。这就决定了他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职业一直都是教师，教了一辈子书。听父亲说，喝桂花茶，能止咳化痰。父亲患有肺气肿病，桂花开了，他每年都要自己动手，焙干备用。

这都是过去了二十几年的事情。现在，我们乡村的坡地大田的茶园里，都栽着整整齐齐的桂花树。农艺师说，那是为给茶树遮阴也起到桂香入茶作用的。茶香桂香，在田野里的空气中糅合到一起，这似乎是个生动有趣的话题。但至少可以说，我们的女媧绿茶里，多多少少是氤氲着几分桂香的，也不妨称之为“桂花茶”了，故而，今天我们那里喝茶的人，就再也没有直接往茶里添加桂花了。

蔚蓝的地球上，总有一个地方，让人心神往之，昼夜思想，总有一个角落，让你喜泣怀念，直到泪流满面，也总有一片风景，刻进你的生命，让你魂牵梦绕，闭目浮现。

——题记

缘起

学生时代，我最喜欢的学科是《地理》，每次考试也总是接近满分；最崇拜的人是徐霞客，希望能和他一样遍布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盼望着寻一块梦中的圣地，在这里栖息，沐浴着这里的晨光熹微，伴着这里的日月落。

参加工作以后，我接触了一些旅游景区的图文视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风堰，就被它壮美的景色和深厚的农耕底蕴吸引住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先贤的智慧结晶全部写在了这片土地上。兜兜转转，舍近求远那么多年，我突然发现这才是我梦中的圣地。

没有到风堰的时候，我就大量翻阅有关风堰的图文和资料，从网络和书本上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精神上的约会，和熟悉风堰的同事打听，一脸崇拜地听他们讲风堰的前世今生。我期待能早一天能置身风堰，亲眼看见它的样子，躬身亲吻那片梦中的土地，朝圣的心充满向往和期待。

奔赴

到风堰之前，大脑中刻满了对风堰的种种想象。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一百种画面在我脑海中不停地掠过。那些刻画在山水间的风景，写在大地上的梯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可敬可亲的人们，既期待又欢喜。

当汽车盘旋在汉濠路上的时候，九转十八弯，弯弯绕绕弯弯绕，想着最震撼的风景，必然是要经历颠簸和曲折的。当我终于站在凤凰山顶观景台俯瞰风堰大地绵绵群山的时候，像触到了远离凡尘的星月。在人世间游走了这么久，好像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美妙的瞬间，为了这一片感动的画面，我感到了从未体味到快乐，就在这一刹那，我和风堰心意相通，深深震撼着我的魂魄，像是走进了了一幅壮阔的山水画，醉情于这美丽的山水间不能自拔，从此深深迷上了风堰，再也挥之不去。

体验了美丽的风景，继续朝圣追寻。我有幸深入层层梯田，在耕人的帮助下，深度体验了耕牛犁田，一片片田土翻开来，散发着沁人的泥土香。我有幸找了一段长路，扔掉行李，闭着眼睛张开双臂疯狂地向奔跑，直到大汗淋漓，筋疲力尽，索性躺在地上，眼睛望着云彩的方向，此刻的我正以天空为被，大地为床，任思绪在风堰的山水间无限飞扬。我深入一户农家，轻轻捧起他们刚打出的稻米，沁人的稻香传遍全身。正值午饭时刻，主人家正在煮饭，我迫不及待地跑进厨房，热气腾腾的饭香扑面而来。在主人的盛情下，我饱餐了向往已久的柴火锅巴米饭。再往前走，到了茨沟红旗小学，里面传出孩童们朗朗的读书声。

融入

从此往后，风堰成了我深深地依恋和牵挂。那些流动的云彩，笑着追逐打闹的童子，勤劳淳朴的耕种老农，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每有空闲，我都会独自或者带着家人朋友来风堰。我要看遍风堰的春夏秋冬，我要沐浴它的清晨和傍晚。春天的风堰，油菜花，蜂飞蝶舞；夏天的风堰，稻谷争长，生机盎然；秋天的风堰，果实累累，万物飘香；冬天的风堰，听雪落地的声音是那么宛转悠长。

在吴家花屋，我感受到了吴氏家族繁荣兴旺的发展历史，精美绝伦的建筑布局艺术；在冯家堡子，见证了这座古老居住兼防御建筑的岁月沧桑；在层层梯田上感受大自然的壮观，了解这座移民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天人合一的杰作。

风堰不仅有壮丽的风景，更有深厚的底蕴和文化，还有生生不息的精神，大批的先祖移民，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自己辛勤的汗水，勤劳质朴的风堰人民把这一切都写在了这篇厚重的土地上。现在风堰人民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开路精神，继续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传奇。

没有路就凿出一条路来，翻越凤凰山的汉濠公路成了最美旅游公路。为适应新时代发展，人们争相捐款的风堰山隧道也已经开工建设。

没有水就修塘筑坝、打井开渠，凝聚了一代人汗水的茨沟水库像母亲一样哺育着她的儿女，大大小小的堰渠网状遍布了整个风堰，昼夜奔流的渠水浇灌着风堰的未来和希望。

在多数村庄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的情况下，风堰梯田年年油菜花开、五谷飘香，人们坚持精耕细作，坚定土地生金，在这里我们很幸运还能看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风堰，目之所及，皆是庄稼；晨曦黄昏，遍地耕人。他们靠着自己的辛勤劳作，在一片荒野之中开拓出了自己的幸福家园。正是有了他们的默默耕耘和艰苦创业，一代代接续奋斗，在层层壮美的梯田上挥洒汗水，浇灌希望，才有了今天美丽富裕的风堰。

扎根

也许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几番阴差阳错后，最后我到了风堰区域工作，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事业中来。当我的双脚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踏实。从此，我变成了风堰的一分子，成了她光荣的子弟。

在这里，我有幸参与风堰区域乡村振兴，继续书写属于自己和风堰的传奇。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将进一步改变风堰的面貌，让古老厚重的风堰愈加意气风发、朝气蓬勃。

新时代的今天，通过农旅融合发展，因地制宜进行旅游开发，风堰以全新的视野向世人张开她的大臂。一栋栋精品民宿拔地而起，一排排整齐的民居沿路铺开，一批批文旅项目开工建设，造就了风堰这片土地前所未有的忙碌，人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继续书写着传奇。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座开放式移民生态博物馆、中国最美田园等金字招牌如约而至，甚至被写进了高考试卷。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人居环境大大改善，人们吃上了生态的年夜饭。勤劳的风堰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这里的一切。

在风堰的日子里，我也得到了成长。从刚开始朝圣风堰的风景，进而更加朝圣风堰的人民。是这里的人民教会我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入学习和工作。他们接纳我，包容我，支持我，把我当做家人一样关心关怀。我和这里的人民打成一片，我深爱着这片土地，深爱着这里的人民。

朝  
圣  
·  
风  
堰

市直 刘其敏

# 最好是太阳出来呀

旬阳 杨才斌

雨不终日”，尽兴地下几个时辰，云散雨收，露出亮白的天光来，被洗过的群山格外绿得通透，每条山坳都飘起似纱似的白雾，扶摇而上，渐渐和天幕连成一片，这时候就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了，只有几座不肯服输的山头从云雾里探出脑袋，像瀛洲，像蓬莱，像捉摸不定的蜃景。

最好还是出点儿太阳呀，阳光一照，雾气便散了，但指不定彩色的虹就从哪里冒出来，从山的这一边到那一边，搭一座跨度惊人的拱桥。祖母那时候总会告诉我，那桥上有许多人在赶路。当然，那是另一个国度的人，所谓“神仙”，我们凡人看不到。

我总能想起祖母穿着子灰蓝的斜襟褂子，从领子到腋下扣一排老式的布纽扣。那种样式的褂子商店早已断货，她的衣裳都是自己一针一线缝起的。听她讲，年轻时连裁剪衣服的布都是自己织出来的。我信她，记得有一个夏天，外面下着雨，她从竹楼上搬出一架落满灰尘的纺车。

她盘腿坐在蒲团上，摇着纺车嗡嗡地响，簸箩里的棉花在她的指间跳动，纺车的木轮上一圈圈绕着雪白的线。我躺在她身旁的篾席上，仰面看低矮屋顶上参差的石板，渗漏的雨水在石板底下蜿蜒出一条蚯蚓的样子，又溜进下一块石板的茬口。嗡~嗡~，祖母的手指又粗又短；嗡~嗡~，她的手上满是老茧。她打着蒲扇给我驱赶蚊子，她抹着我的脸上的污迹。她说：“娃，我给你做鞋，给你缝衣裳。你长大了孝不孝顺婆？”我盯着石板上蠕动的虫痕，学着她说：“孝顺婆，我也给你做

鞋，做新衣裳。”祖母嘿嘿笑起来，摇着纺车嗡嗡响，“男娃长大了不做针线。”她的眼睛在皱巴巴的脸上眯成一条缝：“娶个媳妇，叫媳妇儿给我做。”我没有回答。纺车嗡嗡响，我睡着了。

祖母死时，我十五岁，还没有娶到媳妇儿。她没有穿上我媳妇儿做的鞋，也没穿上我媳妇做的衣裳。她咽气时肚子胀得像面将破的鼓，隐隐的发亮。七月的闪电和雷声在天上开战，雨点落在石板屋顶上，沙沙的像无数只蚕在啃食桑叶。祖母的眼睛睁开了，闪着从未有过的光彩，目光扫过围在床前的儿子、女儿、媳妇和孙子。每个人都伸长脖子，想听听她说点什么。祖母只是张张嘴，长长地吁了最后一口气。

雨潮水一样涌来，屋檐下挂起一排洁白的瀑布，我父亲叔父姑姑婶子的号哭声像把尖利的锥子，刺穿了雨幕和潮声。

雨停的时候，彩虹挂在天边上了。祖母穿着她最体面的那身粗布斜襟褂子，彩门板上。我知道，她的魂灵已走在那道彩虹桥上，往天国的路上去了。

祖母走后，我就没见过穿斜襟短褂的老人了，她那件落满灰尘的纺车又落满了灰尘，后来就随着坍塌的老房子朽掉了。可下雨时，我坐在屋檐下，躺在篾席上，发着呆，耳边总会响起纺车的嗡嗡声。三十几年了，祖母粗糙的手捻着棉线的样子还时时记起。她眯着眼说：“娃，叫你媳妇儿给我缝衣裳穿……”。雨一停，我就想，最好太阳出来呀。

# 思念藏在岁月里

紫阳 叶佩

刚刚过去了您两周年的忌日，又过去了中元节。昨夜，我又梦见了您，只是再也看不见您的脸。我叫婆婆，您转身，消失在浓雾里。我从梦中惊醒，眼角的泪缓缓流下。有人说，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世间仿佛还有你，但却没有了你。生命注定是一场遇见和离别的交替，也是一幕幕繁华和落寞的轮回。中元节那天，我又想到了您，一瞬间，思念如蔓藤一样疯长，直至蔓延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那天的风似乎格外温柔，我想，是您藏在风里。

我对您的思念藏在岁月里，如果问我思念有多重，不重的，像一片又一片的落叶，堆满了一座座山。您走后，我时常梦见儿时的院子，梦里一切如故，红色油漆的铁门，我飞奔上院子那一排梯子，兴奋地喊，“婆婆，我回来了。”您穿着那件白色花布衬衣，从院子另一头的厨房走出来，应了一声诶！我多想我的梦可以定格在那一刻。我希望可以经常在梦里见到您，但我又怕梦见您，因为除了梦以外的地方，我再也见不到您了，可是梦醒后，只剩耳鸣欲聋的思念。有人说，至亲的人离世不是一时的暴雨，而是余生的潮湿，至亲的人离去，就像是你去上学，他去赶集，你在家吃饭，他又去地里干活，等到你去地里找他时，他恰巧又回到了家里。其实，也许您从没有离开过，只是今生的每一个瞬间，我都将会与您擦肩而过。我最难过的不是您离开的时候，是漫长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是路上看见与您相似的发型，相似的衣服，是看见您曾经生活痕迹的地方，是每一个哭醒的清晨，是打开手机相册推送出的我们曾经的生活照，是每一个阖家欢乐的节日，是味道相似的甜酒。

您可曾知道，儿时的院子，是我一生的怀念，也是我余生的疼痛，那个承载了我童年所有快乐和幸福的院子，我再也不回去了，如今只剩下那扇红色的铁门，只是穿过铁门，没有了曾经的院子，只剩下一堵水泥墙，这堵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右无限远，向左无限远，隔着你我，隔着生死。

儿时的暑假，我和表弟会回到院子，度过短暂而快乐的假期。炎热夏季的夜晚，婆孙仨躺在那间大大的卧室里，您给我们摇着扇子，我和表弟闹着笑着，表弟说，“婆婆，我要去厕所”。婆婆说，“你就去院子花椒树下尿吧，就当施肥了。”虽然已经过去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表弟笑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儿时的快乐很简单，那是因为您，如今我们已过而立之年，您也离我们远去。我好想您带走我童年的记忆，让您在世界的另一边有记忆相伴，也让我想起小院子时，不再泪眼婆娑。

我对您的思念藏在我余生的岁月里，您离开我的两年里，我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您，看着客厅里的沙发，我便想起您说“佩服，这个沙发摇一摇的，好像以前我那个躺椅，好舒服！”我说“那我给你搬过去吧，您可以天天摇着睡午觉。”您笑得开心，跟我说“那多难得搬，这么近，我可以经常来。”可是，那次之后您再也没有过来了，我从没想过生命的消逝会如此之快，短短一个多月，您就离开了我。我都没有来得及跟您告别，您在医院的三天，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三天，我们都在害怕死亡的降临，却又无可奈何的等待死亡的来临，所有的不舍，在那一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拉着您的手，您吃力地说“佩服，我要回家。”短短几个字，像尖刀一样刺痛了我的心。那一刻，我多希望您，意识模糊，不再记得我。余华说，生的终止不过是一场死亡，死的意义不过在于重生或永眠，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您走出了我的时间，却模糊不了我余生的记忆，您还不知道，您很大，大到装满了我的整个童年。

生命很脆弱，思念却很顽强，我也许还会写很多思念您的文章，只是，千万笔墨也写不完我对您的思念。



引航

郭雨晗 摄

瀛湖

第1365期

# 每日之歌（组诗）

汉滨 李爱霞

每日之歌

阳光打开窗帘  
直直照进心房  
清风，吹散衰败与污浊  
在高过东山之巅的空旷  
能躺平在静谧的屋顶下  
有人做饭，有细碎的虫鸟鸣唱  
迈开脚步，在草丛密林行走  
就算被太阳晒得黑透  
就算被刺尖划伤  
我的感官也兴高采烈  
这样，每一天新的日子  
我都认识新朋友，新兄弟  
直到成为星辰的贵宾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时间是只鸟，给所有的事物  
插上翅膀，就连我的语言

也赋予飞翔，它们在空中亮闪闪

将我引向曾逃离的乡间小路  
这里，一片树叶  
一棵散乱的飞蓬，都制造过  
秘境故事  
踩在橡树巨大的明朗里  
我忘却了年份  
溪流在脚下，翠竹垂眉低眼  
牛头山在对岸呼吸  
深沉的目光，抚平我不安的灵魂  
草木澄澈，光缕跃动  
不再去听搅扰我们的噪音  
不再去想明天会遇到的事  
忽略姓名，性别，年龄  
听群山用绿色的音调说  
“星星闪耀，夜色美好”  
背包渐渐空旷，轻盈  
载着我，还至本处

凉州的清晨里

秋叶划出一道弧线  
触动时间的钟脚  
它们晃动的光影里  
印着我逐渐浑浊的眸眸  
甲壳虫不管不顾，在窗台  
爬上爬下，偶尔  
展翅，在我放置的  
水盆边挑战，历险  
我喝水，轻轻剥去猕猴桃  
毛茸茸的表皮  
借用他们的甜，咽下  
苦涩的药片  
学习和工作。他们接纳我，  
仍在阳光下摇曳  
我，痴痴望着远方  
凉州，低温的清晨里  
一群白鹤正欢快地游来游去

